

籌辦夷務始末

咸豐朝  
卷十一之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一

咸豐五年乙卯五月甲子黑龍江將軍奕格奏據署黑龍江副都統富勒洪阿呈稱由烏魯蘇木丹坐卡佐領烏清阿與尋江探信驍騎校德克登額等呈報在小黑河處前後遇有俄囉斯大船十七隻小賊航船三隻經該員等查問俄囉斯言語不通富勒洪阿當即督率官兵由江前往探視適與俄囉斯船隻相遇兩造交言互相不懂該夷隨將伊國字文一紙遞出復手舞足蹈當時查其情形似屬落後船隻是以放行並將該夷字文一紙呈報前來惟該夷復遞字文實不知係何鉅細理合將該夷字文封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辛未。吉林將軍景瀉奏。先後接准黑龍江將軍咨開。現有俄羅斯人等乘船由黑龍江陸續經過。據稱前赴東海。防勒喚夷前來等因。隨咨三姓副都統圖欽。轉飭沿江各卡。不時巡防。並查探有無經過人船。當據該卡領催凌春等報稱。四月二十日黎明。有俄羅斯大小船二隻。由黑龍江駛入松花江。順游東下。該領催帶兵尾隨。查得大船載有四十餘人。小船載有三十餘人。向其查詢。言語不通。看其手指之狀。似欲下駛。並有續來人船之意。現已安靜東行。

等情。呈報前來。查該夷經過沿途。雖無滋擾情事。惟夷性詭譎。未敢稍事疏忽。仍令三姓副都統。密飭嚴防。

硃批知道了。

丁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由理藩院呈覽之俄夷呈遞黑龍江將軍夷字一紙。詳加披閱。係俄夷商辦立界。委員現已抵松花江候辦。著吉林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各飭委員。迅速起程。前往松花江。會同俄夷委員。公同商辦。務須持以正理。示以大義。俾得遵照舊例辦理。斷不可令俄夷疑貳。致啟釁端。俄囉斯來文。著一併鈔給閱看。

己丑。吉林將軍景瀋奏准三姓副都統圖欽咨稱。守卡領  
催凌春等續報。四月二十一日辰刻。見有俄囉斯大小船  
七隻。裝載牛馬五六十匹。男婦一百五六十名。口順游東  
下。並據前次派往赫哲地面。偵探夷情之甲兵圖奇山。德  
清阿慶德等回稱。去冬奉派變裝前赴闊吞屯等處。見有  
俄囉斯蓋成房十八所。未蓋成房十餘所。約有男婦一百  
三十餘人。詢之附近赫哲人等。僉稱該夷俱屬安靜。伊等  
旋回。途遇該國人船。先後過境。亦無騷擾情事。復准該副  
都統咨稱。據續派黑河口守卡防禦春福。委前鋒校台凌  
阿等報稱。四月二十五二十七等日。有俄夷大船六十九

隻。賊船小船十二隻。自黑河口擁出東駛。經該員等跟蹤查探。夷船裝載牛馬豬羊等項牲畜。男婦一千數百餘人。向其追詢。言語不通。均已安靜下往。委無滋擾別情。並據訪查烏蘇哩口之佐領富克精阿。所報亦屬相同等情。並與黑龍江將軍咨文相符。仍令該副都統。督飭官弁。不時嚴防偵探。

硃批知道了。

六月乙未。吉林將軍景瀉奏。俄夷現赴松花江。候辦分界事宜。理應飭令各委員。前往會辦。惟吉林黑龍江兩處委員。已赴格爾畢齊河等。候該委員等。或尚在彼處守候。或

已折回。尚未接據確信。至庫倫所派委員等。是否尚在恰克圖等候。亦未接據咨文。現已飛飭吉林黑龍江各委員等。即行折回。由彼處就近迅赴松花江下游。與俄酋秉公會辦分界事宜。俟得有庫倫委員等起程確信。再行備船前往接濟。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奏。俄酋現赴松花江。候辦分界事宜。已飭庫倫印房章京惠麟等。於六月初十日起程。迅速前往松花江。會同吉林黑龍江各委員商辦分界事宜。並面諭委員惠麟等。與俄酋會辦時。務曉以大義。均照舊例辦理。勿使該夷生疑。免啟釁端。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景瀄奏稱。會同俄夷商辦立界之協領等業。經調回。由黑龍江水路直抵黑河口。乘坐吉林船隻。前往松花江下游。會同俄夷委員。公同商辦一摺。茲據德勒克多爾濟奏。遵旨派員起程。已赴黑龍江等語。著該大臣迅速知照吉林黑龍江將軍。景瀄原摺。著鈔給閱看。

己未。吉林將軍景瀄奏。准黑龍江將軍咨覆飭赴松花江會辦查分界址委員。已行劄調。並據庫倫辦事大臣咨稱。該處委員。於六月初十日間起程等因。詳查格爾畢齊河。至黑龍江口。其程無憑計算。前詢委員云。約需月餘。自黑

龍江口。至闊吞屯。約五千餘里。又距東海尚有數千里。今兩省委員。由格爾畢齊河折回。已費時日。庫倫至黑龍江口。不下四千餘里。該處委員。如星馳前來。約在七月中旬以後。若再令八月初三日以前。趕至東海。是限不及月。而欲行八千餘里之遙。其勢實有不能。努豫思及此。隨咨三姓副都統。詢以人船如被凍阻。有無別道可通。過秋設不及回。能否設法接濟。據覆皆係水路。委員等如被凍阻。無法運道接濟。今已六月下旬。兩省委員。尚無行抵何處之信。即庫倫委員。亦未至齊齊哈爾城。如刻下趕到。至黑龍江口。亦需十八九日。即使逾限趕往。不惟該夷早經旋回。

而封河在即。假道無由。統計差去官弁不下四百餘名。儻被凍阻。必受飢寒。是非徒無益。而又滋害。籌思至再。惟有擬請改於明年春融。即速前往會辦。並請

旨飭下黑龍江將軍庫倫辦事大臣。令各委員等先行轉回。由理藩院行知該夷使。一體遵照。

景瀄又奏。查俄囉斯分界一節。若不豫為咨定準期。年復一年。終不能竣事。或致該夷藉此生端。所關匪細。即本年原定恰克圖會齊。乃該夷帶領許多人船。入黑龍江。由松花江往東海。並不遵赴恰克圖。輒敢請在松花江商辦。以致各委員徒勞往返。是今年之不能會辦。實由該夷使然。

可否即由理藩院豫咨該夷商定準期

諭軍機大臣等。景瀉奏會勘交界往返非時。請俟明春再辦一摺。此次會勘俄囉斯交界往返更改為時已久。今該夷使既在松花江口等候。且吉林黑龍江委員均已自格爾畢齊河折回。其庫倫委員據稱七月中旬以後亦可趕到。是八月初三日以前各委員必可在黑龍江口會齊。若再行改期。誠恐該夷有所藉口。轉不能依期前來。此時原不必竟到東海。勘立界牌儘可先飭該委員等在黑龍江口會晤。將應議事宜詳細籌商。一面黑龍江將軍知照俄囉斯在松花江等候。即可飭令該委員等迅速前往會晤。以便定議。安立界牌。所有該將軍請俟明春再辦

及先由理藩院豫咨該國之處。著毋庸議。景瀄接奉此旨。著即知照。奕格遵辦可也。

七月己巳。兩江總督怡良等奏。暎夷欲助勦洋盜。飭令停止。

硃批。所辦甚妥。暎夷之船。豈能任其各處游奕。以捕盜為名。將又他有覬覦。

辛未。山東巡撫崇恩奏。據護登州鎮總兵郝上庠報稱。七月初二日。福山縣之罙島海口。探有三桅火輪船一隻。兩桅夷船二隻。無桅火輪船一隻。先後駛至。查詢船內通事。及夷目人等。皆稱上海甯波公雇火輪船一隻。外借夷船。

二隻前來北洋。幫捕盜匪。呈出船照。及蘇松太道諭帖。鈔錄稟請覈示前來。並據聲明該夷船聞盜船在奉天。即日駛往奉天等語。臣查驗船照。係甯波府。令商雇火輪船北來捕盜。即蘇松太道諭帖。亦係飭勇船北來。並無借用夷船之語。其為該夷自行違約。混入勇船。影射無疑。今各船已由東洋徑往奉天。追阻不及。恐在後尚有續來船隻。人數眾多。難保不別滋釁端。請

旨飭令

盛京將軍。查明該夷船。如抵奉天。即理諭南還。並請

飭諭兩江督臣。江蘇。浙江撫臣。查明上海甯波商局。雇用火輪船。

因何致令夷人混入勇船北來。分別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怡良等奏。喚夷欲令兵船赴北洋。幫捕海盜。已飭署蘇松太道。諭令該夷。毋庸前往。本日據崇恩奏稱。七月初二日。有三桅火輪船一隻。兩桅夷船二隻。無桅火輪船一隻。先後駛至之采島海口。據船內通事夷目等。皆稱上海甯波公雇火輪船一隻。外借夷船二隻。並呈出船照。及蘇松太道諭帖。旋即駛往奉天。追阻不及等語。喚夷通商船隻。止准在五口往來。山東奉天洋面。皆非該夷應到之地。火輪船雖由商雇。究屬夷船。豈可任聽商民。駕駛北行。致令夷船混跡。怡良等既經諭知該夷領事。著即飭令將北駛船隻。迅速追回。即商雇之火輪船。

亦一體撤回。不准擅向北洋開駛。甯波雇備此船。何以未據奏報。輒即給照開洋。蘇松太道諭帖。既係給與勇船。何以又入夷目之手。甯波所雇火輪船。既係一隻。何以北來之船。竟有四隻。種種影射。此端一開。該夷任意遊行。何所底止。且內洋盜匪。自有師船勇船勦捕。何必藉助外夷。致令將來藉口。著怡良。吉爾杭阿。即飭前調挖魯各船。迅速北上。與奉天。山東。合力勦辦。嚴諭商民。不准率行藉用夷力。一面將蘇松太道諭帖原委。據實查明具奏。甯波雇備火輪船。係由何人擅自給照。著何桂清。查明嚴參。不得曲為解釋。此項夷船。如仍在奉天洋面。即著英。隆。恒。毓。妥為曉諭。令其恪遵成約。剋日南返。儻有要求。務宜正言。

拒絕。不可稍事遷就。如現已駛至東洋。或山東洋面。再有續來  
夷船。即著崇恩。飭令登州鎮道。一體諭令南還。勿再任其北駛。  
並分飭沿海各口岸。嚴密防範。是為至要。

乙亥。吉林將軍景瀄奏。遵

旨。飛咨黑龍江將軍。並劄飭各委員。依期遵辦。再六月二十九日。

准黑龍江將軍知照。庫倫委員。於六月二十六日。行抵齊

齊哈爾城。次日由該處起身。前往黑龍江城。以便換船。馳

赴黑龍江口。其吉林黑龍江各委員。業經折回。現抵何處。

尚未接有確信。

御批。知道了。